

红叶诗丛



生命之树

陈 满 平

红叶诗丛

陈 满 平

生命之树



文艺出版社

责 任 编 辑：刘胜旗
丛 书 设 计：宗 鄂
本书封面设计插图：在 兴

红 叶 诗 丛
生 命 之 树
Shengmingzhishu
陈 满 平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(北京北三环中路3号)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*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6.125印张 78,000字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3,000

ISBN 7-5302-0023-2/I·24

书号：10326·171 定价：1.30元

序

——绿的树叶，红的经纬

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，在北京，有一批工人走上诗坛，陈满平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。他的《车间里四季如春》在《北京日报》上发表的时候，还不满十九岁。而在此之前，他已是工厂小报、板报诗歌园地上的一个活跃分子了。二十多年来，他以工人诗人特有的敏感与热情，吟唱祖国的各种新生事物，已积累起了相当可观的诗篇，我们可以从这本集子中看到诗人在成长的道路上行进的脚步。

是的，他从工厂走来，从经纬交错、繁花似锦的纺织车间走来，他的诗，总带着纺织工人那种质朴绵密、明朗热情的气质。

他出生在江苏扬州，父辈和兄长早年都是

干纺织业的。他中学毕业就进了纺织厂劳动，可算是纺织世家的子弟。或许是由于他太熟悉纺织生活的缘故了吧，在他的诗中，使我感到，即使他走出纺织厂的大门，却仍然像生活在一个宏大的纺织车间里，祖国、人民、山川风物，生活中的一切，仿佛都是在巧妙的编织之中，而且也天然地编织进他的神经和情感。

《旗帜颂》：

阶级的意志，人民的智慧，
是你旗帜上的经纬铮铮。

在你的经纬上有先烈们不灭的追求，
也交织着新一代儿女的勇敢忠诚。

《给“共青团”号》：

啊，“共青团”号你是欢快的银梭，
呼啸着，织不尽春光。

《夜天安门广场上的洒水车》：

洒水车呀喷多少根银线，

给广场织一张闪光的网。

今夜，他们在清除旧的浮渣，
明天，他们将捞起一轮美的朝阳。

他在这个纺织大车间里走着，生活的每一条经纬，都是一行诗。他观察生活的每一个镜头，就仿佛在读一首诗。

《纺车声声》：

啊，一筐纱穗似一束胜利的礼花，
一匹花布似一首闪光的诗篇。

《你好，青年文明岗》：

现代化的城市充满诗的节奏，
滚滚洪流就是前进的诗行。

《遵义红军山》：

这里的每片树叶，
都是一首动人的诗，
讲述着那个悲壮的岁月，
低吟着后辈人的沉思。

在诗人眼里，生活处处都像诗一般动人，他的诗，是生活本身的经纬映眼内，在思维的纺织中，再现出来的。这样的再现，是形象的，是美的。

人们常说：江山美如画，我们则从陈满平的诗里看到：生活美如诗，诗思妙如织。

诗人对于生活的敏感，是出于对生活的热爱，新鲜的事物一出现，诗人的心弦就立刻颤动起来。

车间里织人造棉了，他从织机上看到了“深秋的云，银河的浪”。

工人们摆脱了沉重的体力劳动，坐着电动巡回车检视机器了，他写了《幸福车》。

车间使用喷气织布机了，他又诗思喷涌。

在电视机前，看到中国女排奋击世界劲旅，赢得了冠军，他激动的眼泪来不及擦干，诗就写成了。在这场比赛刚刚结束不久，就通过电波播向全世界。

但是，如果因此就认为他总是凭一时的激动就仓促成章，那还并不了解他创作的艰苦。

一九七九年秋，我同他认识不久，他刚从

青岛回来，向我谈了许多青岛见闻，其中最激动的是谈他探访闻一多先生故居“一多楼”时的情景，那时，他几乎全部是用他已构思成章的诗的语言来向我叙诵。我对于他那种深沉的构思和不少精彩的诗句当场表示赞赏。但他并没有匆匆拿去发表，而是放在他的案头，反复思索、加工，一次、二次、三次，达四年之久，才成现在的样子。我曾同他谈自己写诗的甘苦，吟成一副对联：

一句三年得，
万言倚马成。

我们相对会心地笑了起来。

每出现一个英雄人物，他总是心情万分激动。六十年代，他写过一首极好的小叙事诗，歌颂纺织女工韩茶仙，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。近几年来，对于新涌现的众多的英雄人物赵春娥、周怡、张海迪、钟铎……他无不饱含着崇敬和热爱唱出了内心的颂歌。而最激发诗人内心波涛的还是在各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地为祖国

的事业而献身的那些普普通通的人物心灵的闪光。从纺织女工到街头的补鞋匠，从夜巡的警察、海防的夜哨到铅字架前的排字工人，他都是那样满怀深情。

夜巡的警察：

保卫着每一扇小窗的安宁，
送给千家万户香甜的梦。

排字工人：

把青春和热情注进每一字行，
使铅字充满了生命和活力，
向人类闪耀着智慧和思想！

鞋匠：

身边的凳，迎接四面来客，
缝好的鞋，送走八方朋友，
一针一锥用心连，
手茧有多厚，情意有多厚。

写得多么好啊！

他不是生活的旁观者，他的诗，常常把自己写到里面，然而这又和那种“表现自我”有多么大的不同！他对一个身患难治之症的十七岁的中学生说：

站在你的面前——
我显得多么平庸和不安，
纵然，一夜间给我增高二米，
也难以赶上你高度的一半；
纵然，每天给我增加若干维生素，
生命也难以有你那样光彩丰满！

他这种感情是真实的。我多次看到他在知道了一个英雄人物的事迹的时候，总是皱着眉头苦痛地思索着，叹息着自己做得太不够！

然而，他从来不是一个感伤主义者，在他的诗里，没有忧伤，他说他是唱颂歌长大的。这是出自一个戴着红领巾、沐浴着五星红旗的光辉长大，随着为祖国建设伴奏的纺车声声、织机阵阵的节奏而成长起来的工人诗人的天然感情。即使是十年内乱，也在他的心灵上划下

创伤，然而，在他看来：

十年，早就过去了，
严冬，成了历史的云烟，
当我们向着新的春天迈进，
朋友，你可听到时代的召唤！

他对着春雨而歌：

把大地的春色细细调吧，
春雨，给我们带来生活的色彩和芬芳，
让我们承受春雨的洗礼吧，
——荡涤昔日的尘埃，洗亮明天的希望！

他在瀑布面前，更是大声高唱：

你从起伏的山冈走来，
你从大河的源头走来，
在不息的奔腾中获得生机，
好一派气吞山河的气概！

云一样壮阔，海一样澎湃，
风一样激荡，雷一样炸开。

有人说你是大山的儿子，
带着山的质朴、山的情怀；
有人说你是泉的女儿，
带着泉的纯洁、泉的风采。

瀑布，你是生命的泉啊，
一路高歌，奔向未来……

这样的诗，写得何等壮美！

同近期的诗比较起来，在他早期的一些作品中，我们多少还可以看到那种车间板报快板诗的痕迹。应该承认，那种句法整齐、节奏鲜明、富有鼓动性的语言，是很适应在那机声喧闹的车间产生和流传，也适应在紧张的劳动间隙来阅读的。而快板式的诗能写得富有诗味，除车间生活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对诗人的激发之外，还不能不注意到民歌和旧体诗词方面的素养和影响。本集中的不少诗歌，对古体诗词

旋律和节奏以及形象手法的运用，收到很好的效果。如：

——醉红了脸，
——醉热了风，
更有鸛鸪三两声，
扑棱棱飞出绿树丛。

《山里红》

啊，雾层层，层层雾，
莫不是有意对客遮去路？
山锁住，树锁住，
莫不是故意让人难猜度？

《白洋淀上的雾》

椰林，月影；
风柔，浪轻。

《南海之夜》

一会儿西，一会儿东，
脚步也匆匆，飞飞又停停。

《蒲公英》

这都是从旧体诗词中脱化出来的，这种运用，不是僵死的，而是活泼的。它朗朗上口，富有生活气息和所描写对象的情绪、气氛十分谐和，给人以特殊的美感。

这本集子的三辑中有一辑是专写工矿生活的。从《纺车声声》到《大同，煤的都市》，显示出—位工人出身的诗人对本阶级所特有的深厚感情和职责感。两组作品相比，作者对后组远没有对前组在生活上那样熟悉到鱼水相得的程度。然而，从诗的分量和表现力上来说，似乎后组写得更加深厚。

你看，竖井和朝霞一同升起，
电气铁路线牵着星光伸延。

你这地上地下立体交叉的城，
你是力，你是热，你是风……

这不单纯是技巧上的进步，这更与诗人观

察生活的深度和想象的力度有关，显然，诗人已经成熟起来。

在本文结尾的时候，我愿借诗人自己的诗来作为祝贺与希望：

我要像树，像一面战斗的旗，
自豪地在风中飘扬；
我要像树，像一名忠诚的哨兵，
为古老而年轻的祖国站岗。

愿诗歌之树的每一片绿叶长得更加茂盛；
愿经纬织着战士忠诚的战旗，飘扬得更加明
丽强劲！

马萧萧

1986年9月于北京



陈留平

初雪

冬天，送给咱们一个银色的童话，

雪花铺了一层又一层；

我们在童话中快乐地走着，

雪地上留下：一串：脚印。

就算它们变成温暖的窝，

住进小鸟也住进春风。

小鸟将伴我们唱着欢乐的歌，

风儿带给我们翠绿色的梦……